

辽水

陈操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辽水

陈操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水悲歌□陈操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204-13635-3□1·2647

I.①辽… II.①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9921 号

辽水悲歌

作 者 陈 操

责任编辑 白 阳

封面设计 CHC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中山东路 8 号波士名人国际 B 座 5 楼

印 刷 通辽市哲里木民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1 印张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册

书 号 ISBN978-7-204-13635-3□1·2647

定 价 6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3946120

网址:htt: // www.nmgrmcbs.com

人 物 表

- 嘎达梅林** 姓莫勒特图,汉译姓孟,名那达木德,汉名孟庆山,乳名嘎达。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卫队军务梅林,1929年反垦起义,1931年战死,时年三十八岁。
- 牡丹** 嘎达梅林第二任妻子,姓博尔济吉特,达尔罕旗台吉之女,1929年劫狱救夫,与嘎达梅林一起发动反垦起义,1931年被俘,后改嫁胡宝山。

(以下按出场先后排序)

- 李守信** 学名李义,别名李子忠,蒙古名那顺白乙尔,东北军热河部队第十七旅三十团团长。
- 阿木冷贵** 嘎达梅林二哥照日喇嘛之子,后为嘎达梅林养子。
- 宝音** 民间说书艺人,嘎达梅林的朋友。
- 胡宝山** 原为土默特左旗人,后迁入达尔罕旗舍伯吐,蒙古名额木格图,李守信手下连长。后与牡丹结婚。
- 滕海山** 达尔罕旗舍伯吐人,蒙古名仁钦宁布,地方保安军司令。
- 勤务兵** 16岁,起义军战士,嘎达梅林的勤务兵。
- 镶牙师傅** 舍伯吐镶牙铺店主。
- 伊德阿斯楞** 嘎达梅林父亲,没落牧主。
- 母亲** 嘎达梅林母亲。
- 木兰** 嘎达梅林姐姐,夫家为达尔罕旗腰林毛都博尔济吉特氏。
- 达力黑扎布** 嘎达梅林大哥。
- 私塾先生** 嘎达梅林启蒙老师。
- 娜仁图娅** 嘎达梅林初恋女友,因出荒远嫁东乌珠穆沁旗。

- 卓王** 达尔罕旗闲散卓哩克图亲王,名博尔济吉特·济克登旺库尔。
- 吴玉祥** 北京商人,祥泰德商号大股东,卓王的债主。
- 达尔罕亲王** 姓博尔济吉特,名那木济勒色楞,汉名包乐康,第十二代达尔罕亲王,达尔罕旗第十四任札萨克,哲里木盟副盟长、备兵札萨克。
- 包札兰** 嘎达梅林姐夫,达尔罕旗印务札兰。
- 朱兰** 嘎达梅林第一任妻子,姓博尔济吉特,达尔罕旗台吉之女。随嘎达梅林起义,战死于吐列毛都。
- 舍万**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印务札兰,后任印务梅林,在出放西夹荒和辽北荒时被奉天省任命为省府谘议、荒务局帮办兼达尔罕旗蒙荒局主任。
- 朝克图**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军务梅林,嘎达梅林的前任。
- 刘教官** 东北军连长,达尔罕旗卫队临时教官。
- 老印务梅林** 舍万的前任。
- 老周** 达尔罕亲王的厨师。
- 四鸽** 达尔罕亲王第一任妻子,满族克勤郡王之女。
- 金宝** 舍万远房外甥,札萨克府卫队士兵,后参加起义军。
- 红顺** 原土匪红顺绺子首领,后参加起义军,为骨干成员。
- 毛敖海** 原札萨克府卫队士兵,后为起义军骨干成员。
- 打拉吉** 原札萨克府卫队士兵,后为起义军骨干成员。
- 僧格** 老猎户。
- 拉喜** 红顺绺子的眼线。
- 韩姓女人** 红顺相好的。
- 海山** 九家子兵营士兵,后参加起义军。
- 哈拉乎** 九家子兵营士兵。
- 拉斯嘎** 九家子兵营士兵。
- 色兴阿** 牧主,达尔罕亲王的亲戚。
- 那木海** 牧主,达尔罕亲王的亲戚。
- 照日喇嘛** 嘎达梅林二哥,达尔罕旗驻郑家屯地局局员。

- 东北军排长
- 东北军连长
- 金宝爸爸
- 金宝妈妈
- 舍丹旺楚克 汤格尔庙活佛。
- 车臣亲王 名苏努玛阿日巴登,西乌珠穆沁旗札萨克。
- 仁钦 牡丹父亲,达尔罕旗台吉。
- 牡丹妈妈
- 摔跤喇嘛 葛根庙专职摔跤喇嘛。
- 王乃烈 奉天省著名荒务捐客。
- 张作霖 字雨亭,东北军阀,达尔罕亲王亲家,时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
- 朱恩古 朱博儒父亲,张作霖好友,清末朝廷要员,人称红顶子中堂。
- 朱博儒 满族,达尔罕亲王第二任妻子,毕业于北京女子学校。
- 王祥林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官员,继嘎达梅林后担任军务梅林。
- 刘昌林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官员。
- 图布丹 旗卫队专依达。
- 曹道 旗卫队专依达。
- 九世班禅 西藏黄教领袖,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本名仓珠嘉措,法名全称 罗桑图丹曲吉尼玛格勒南结贝桑布,简称曲吉尼玛。
- 阳仓扎布 达尔罕旗闲散温都尔亲王,哲里木盟帮办盟务。
- 色仁尼玛 达尔罕旗赴奉天反垦请愿团领队成员。
- 舍力布 达尔罕旗赴奉天反垦请愿团领队成员。
- 赵桑布 达尔罕旗赴奉天反垦请愿团领队成员。
- 刘尚清 奉天省省长。
- 《盛京日报》女记者
- 奉天省民政厅厅长
- 刘震玉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官员,继王祥林后担任军务梅林。

王府监狱伙夫

- 如拉喜 首批起义成员。
- 嘎雅 首批起义成员。
- 恩和巴雅尔 首批起义成员。
- 敖力布 首批起义成员。
- 舍日格 首批起义成员。
- 哈斯敖其尔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笔帖式。
- 宝音乌力吉 达尔罕旗札萨克府笔帖式。

开 篇

南方飞来的大鸿雁呀，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呀，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天上的大鸿雁从南往北飞，
是为了追求太阳的温暖，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天上的小鸿雁从北往南飞，
是为了躲避北海的寒冷，
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利益。

上面这四段歌词，是科尔沁蒙古族长篇叙事民歌《嘎达梅林》的序歌。而今，这首史诗般的著名民歌，已被国家文化部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沿着历史长河上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风雨如磐的科尔

沁草原上，一群以嘎达梅林为首的蒙古族儿女，为保卫自己世代繁衍生息的草原，同封建军阀和王公贵族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他们失败了，把热血洒到了这片土地上。

嘎达梅林牺牲不到一年，这首悲怆的壮歌就已唱遍了科尔沁草原。他没有死，他化成了一首歌。

01

这是一条干涸了许久的河道，人们都知道它叫新开河，它的老名字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有时候有记者或作家前来考察，当地的人们就告诉人家说，嘎达梅林牺牲时这条河叫乌力吉木仁河，或是叫新开河。其实这两种说法都不准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新辽河、北老河或新河。新开河是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为它命的名。

新辽河从开鲁县境内的台儿根河口由西辽河分出来，一路蜿蜒，在一个叫希伯花三河堂的地方进入达尔罕旗。达尔罕旗这片古老的土地，地处内蒙古高原向松辽平原的过渡带，西高东低，呈西北东南走向。新辽河入境后，便在旗境内东奔西窜，一口气把全旗各个角落窜了个遍，最后才依依不舍地在旗境东南的玛拉沁苏木唐家窑村附近又回到它的母亲西辽河的怀抱。

新辽河从希伯花入境后一路向东，在珠日河牧场折向东南，来到一个叫花胡硕苏木的地方，前方是一片坦荡如砥的平川，无遮无拦，它便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奔腾直下。

花胡硕苏木东南部，临河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名叫鸿嘎鲁敖包，这里是春秋两季鸿雁落脚的地方。新辽河在这里有一个天然渡口，南来北往的人们都要在这里渡河，这渡口跟着村庄而得名，叫作鸿嘎鲁敖包渡口。

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地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个春天，发

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个为民众的土地而造反起义的英雄在春汛的波涛中中弹牺牲了！

这位罹难者就是嘎达梅林，一个蒙古族的血性汉子，让后世草原永远怀念和景仰的大英雄。

本来，他是可以顺利泅过河去的，但是当时还有十几名弟兄正被官兵步步紧逼命悬须臾。他猛地勒紧坐骑的嚼子，那战马本已入水的两只前蹄，突然高高竖起，顺着主人的指令将身子转过来，同时发出一声悠长而尖利的嘶鸣。此刻嘎达梅林的匣子枪飞快地向追上来的官兵扫了一梭子，冲在前面的官兵头目应声落马。他一边射击一边向集结到自己身边的弟兄们发出命令：“快过河！跑出一个是一个。我掩护！”

弟兄们不想扔下梅林自己先走，但他们知道梅林的脾气，没有人敢不听他的命令，尤其是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大家不情愿地跃入湍急的河水里，在漂满浮冰的激流中顽强地向对岸泅渡。

先下水的人差不多都安全上岸了，这时又有十多名落在后边的弟兄集结到嘎达梅林身边。问清后边再没有自己人之后，嘎达梅林果断地下命令：“快渡河，敌人上来了！”

下水后他告诉大家：“不要骑在马身上，下马薅住马鬃或马尾，让马带着游得快。”果然这样游得快了许多，眼看游到中流了，再加把力就脱险了，可是后边的官兵这时已经陆续追到了河岸。他们射过来的子弹在耳边啾啾作响，溅起一串串的水花。接连就有几个弟兄中弹，身体再也无力与河水搏击，薅着马鬃的手松开了，任由激流和冰排裹挟而去，水面上留下缕缕殷红。

已经泅过河的弟兄们一边向对岸的官兵射击，一边焦急地高喊：“梅林，快！快！”“梅林，佛爷保佑你，再加把劲就平安无事了！”

岸上的人们恨不能跳下水去接迎自己的首领，可是大家都知道，那样做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添乱。人们的心一齐悬到了嗓子眼，大

家都在为水中的人加油,祈祷。

河北岸的土崖上官兵齐刷刷地立着,可是他们并不向水中放枪,只有一个人趴在地上用长枪向水中射击,这人的身旁有一个小兵负责替他往枪膛里压子弹,两支长枪替换着用。那枪手每射出一发子弹,不管打没打中,人们都要一齐发出呼喊:“好!团座好枪法!”

这个趴在地上射击的不是一般人,他是这伙官兵的最高长官,东北军团长李守信。李守信追赶嘎达梅林已经一天一夜了,昨天傍晚嘎达梅林的队伍刚到鲁北县,鲁北县的高县长就派人送来密报。李守信得知这个情报,不由得心头一阵狂喜,他知道此刻的嘎达梅林已是强弩之末,人困马乏,弹尽粮绝,完全没有了战斗力,这正是他一举剿灭残匪建立功业的天赐良机。他连饭都没顾上吃,便带领队伍追了上来。半个钟头前,属下报告说前头有一条大河挡住了嘎达梅林的去路,他的心中又是一阵狂喜,觉得老天时时都在帮助自己,偏偏这里就有一条河,偏偏这时候正是开河时节,就算是他嘎达梅林神通再大,也逃不过灭亡的劫数了。

可是紧接着属下又报告说,看迹象嘎达梅林有泅水渡河的可能。他便惊慌起来,暗暗责怪自己大意。当他策马赶到渡口时,发现嘎达梅林的人马已经有一部分过了河,心里就连连叫苦,他断定嘎达梅林十有八九已经到了对岸。如果那样他不但无功,反而会被上峰指责,怪他贻误战机,军法从事。轻则也会认为他无能,以后不得重用。

他正在懊恼不迭气急败坏,就觉得对岸的情况有些蹊跷,为什么已经渡过河的人不走呢?他猜想一定是有重要人物还没上岸。那重要人物是谁呢?他在心里问自己。他想了一大阵,也可能想了一刹那,他忽然想明白了,一跺脚,骂自己:“你真浑蛋!那人就是嘎达梅林呀!”

他高声叫道:“快拿长枪来,我要亲手干掉他!”他一边开枪,一边对属下发出命令,不许众人乱放枪,只由他一人射击。他生怕大家打不准,让嘎达梅林逃了。

此刻，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奋力搏击的嘎达梅林，已经突过最为湍急的中流，距离南岸顶多不过四五丈远。他的耳畔震荡着弟兄们的呼喊声，这声音使他那本来已经疲乏不堪的身体平添了无穷的力量，他一手死死地薅着马鬃，另一只手猛力划水，每一次发力都寄寓着抗争与拼搏的誓愿。可是，河水实在是太急了，尽管他拼了全力，尽管他那匹坐骑忠心耿耿地带着他向对岸猛冲，但前进速度并不快。每一次努力，都要被汹涌的河水抵消一大半。

子弹不停地在他的前后左右呼啸着，波浪被击出一串串水花。

每在他耳边掠过一串子弹，他都在心里骂上一句：“狗杂种，枪法太差了，真让我瞧不起你们！”

他默默地祷告着：“长生天保佑，只要我嘎达不死，草原永远是黎民百姓的！”

“长生天保佑，只要我嘎达能渡过河，西夹荒、辽北荒就不能丢！”

“长生天保佑，我的牡丹一定会平安无恙，这一仗打完我就去接她，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了，生生死死永远在一起！”

“长生天保佑，糊涂的王爷快些清醒吧，你治下的土地眼看就丧失殆尽了，没有了我，还有谁会保卫这片土地！”

.....

突然，他就觉得后胸被什么东西敲了一下，胸膛里一阵滚烫。他知道自己中弹了，而且伤得很重。接着，一大口鲜血便重重地喷了出来，薅着马鬃的手无力地松开了，身子渐渐开始下沉。

一直游在他身边的儿子阿木冷贵发现阿爸中弹，带着哭腔喊叫着阿爸，巨大的恐惧把这个刚满十九岁的孩子吓坏了。这孩子本来不会游泳，完全是靠着战马带他过河。此刻他用右手抓着马鬃，伸过左手紧紧地抓住阿爸的衣袖。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阿爸不但没有随他过来，反而破死力气挣脱了，瞬间便消失在波涛里。

阿木冷贵丢开马，哭叫着向阿爸消失的方向扑去。情急之间，这

孩子没明白阿爸的意思，阿爸知道他不会游泳，怕拖累他才拼力挣脱的。可是这孩子怎能眼睁睁地看着阿爸被水冲走，他不顾一切去救阿爸，阿爸是整个义军的主心骨，是他心中的天，阿爸没了，对他来说就是天塌了。他在急流中只往上蹿了一下，便再也没露头。

岸上的弟兄们霎时间全都惊呆了。

愣过神来之后，就有几个会水的弟兄跳下河去捞救，但哪里还能找到踪影？这时河对岸的官军好像也看出了眉目，一边欢呼着，一边向河里的人乱枪射击，接连又有几个弟兄死在水中。

早春二月的北国，虽然已经过了清明，但大地依然没有多少生机。野草尚未发芽，岸柳的枝头还是光秃秃的，带有几分干冷的北风掠过树梢，鸣奏出断断续续凄怆的呼啸声。

这一天的傍晚，西方的天空中出现了这个季节难得见到的火烧云景观，残阳如血，彤云翻滚。奔腾的新辽河，被满天的赤云染成绛红色，仿佛一河血水泛起的赤潮，呜咽着流向远方。

这个日子是：公元1931年4月9日，农历二月二十二日。

02

潮尔乌力格尔艺人宝音，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这个五十岁的说书人，天生是个乐天派，这样烦躁焦虑的状况从来不曾发生过。从早晨起来直到太阳落地，他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一个劲儿从屋里走到院子里，又从院子里走回屋里。老伴让他走烦了，没好气地对他说：“我说你这是跑肚了，还是拉稀了？一遍又一遍地出来进去，门槛都快让你踏平了！”

宝音心里窝着火，正好拿老伴撒气，他一脚把门踹开，对女人怒吼道：“闭上你的臭嘴！败家娘们儿，少管老子的事！”他平时很少跟老伴发火，倒是老伴常常爱跟他吵吵闹闹。今天的情况实属反常，老

伴小心翼翼地溜了他一眼，见他那一副凶神恶煞气色，就吓得不敢作声了。

“难道是嘎达他……出……事……了。”宝音怅然地站在空落落的院子里，仰望着夕阳西下的天空，几片乌云正聚拢在太阳旁边，它们随时都有遮蔽太阳的可能。几天来，宝音实在是不敢往这上想，却又时时刻刻不停地想，为此他曾几次抽自己的嘴巴，然而那不祥的念头竟然越来越顽强。

天上的乌云越聚越多，就在太阳行将落地的时候，被一块漆黑的云彩严严实实地盖住了。本来不会看天象的宝音此刻似乎看明白了什么，他心头一沉，大叫一声：“不好！嘎达，你不能走，黎民百姓不能没有你！”

他的叫喊声在血色的黄昏里凄厉而苍凉，响彻天穹，震荡四野。老艺人呼天抢地，泪雨滂沱，悲痛欲绝，已经完全不能自己。

老伴着实被他吓着了，她平生第一次见到丈夫这样情绪失控，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她感觉到这件事一定非同小可。她不敢上前去阻止丈夫，但她又怕丈夫有什么好歹。

这女人试探着走到丈夫身旁，本想拉丈夫起来，可是就在手伸出去的一刹那，她改变了主意。她没有拉丈夫起来，而是紧挨着丈夫跪了下来，哀哀地哭起来。哭了一阵，见丈夫有些累了，她轻轻地拉拉丈夫的衣袖，小声说：“他爸，我们到屋里去吧，小心着凉。”

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日子虽然过得穷，却不缺少感情，因为感情深，自然欢乐就多。宝音是草原上远近闻名的说书艺人，在给乡亲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妻子带来了享受。他在家自拉自唱，唯一的听众就是妻子。有时唱到动情处，两口子会一齐欢笑或一齐流泪。两个人最不如意的事情就是没有孩子，但他们都把由此引起的不快深深地埋在心底，平时互相称呼也像有孩子的夫妻那样以孩子的爸妈指代对方，叫得亲切而且自然。

宝音是嘎达梅林的好朋友，从打嘎达梅林拉起队伍造反那天起，他这颗心就一直为老朋友悬着。听说嘎达梅林打了胜仗，他就没日没夜地给乡亲们演唱，听说嘎达梅林作战失利，他会一连几天茶饭不思，一遍又一遍地在佛像前祈祷，求佛爷保佑老朋友安然无恙。有一次，嘎达梅林的队伍从村里路过，他硬是拦在嘎达梅林的马前，非要跟着队伍走不可。死缠硬磨了一个时辰，人家到底还是没有答应他。嘎达梅林捏着他那纤细的手指说：“老哥，你这手生来就是拉潮尔的，使不了枪，还是回家说书吧，把我们反垦的事情编成书，说给乡亲们听！”

宝音坚信，长生天是灵验的，是不会欺骗他的。今晚这怪异的天象，绝不是好征兆，他认定这一准是嘎达梅林出事了。作为一个说书人，他知道许多类似的故事，天有异象必出大事。

几天来他就不断听到嘎达梅林的坏消息。原本起义军是经老北山向东乌旗方向转移的。先是听说他们在东乌旗境内连遭几次伏击，没办法只好原路返回。后又听说他们来到土谢图旗的吐列毛都，这个地方山深林密，嘎达梅林打算把队伍带进密林中休整几天。没想到狡猾的官兵早在这里布下了伏兵。一阵厮杀之后，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八十多人了。再后来就听说他们已经回到了旗内，人越来越少了，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也许真有心灵感应这一说，宝音整整一天心里像刀绞一般难受，他就猜出嘎达梅林他们一定要出事，结果真的就应验了。

当他从人们口中确认了关于嘎达梅林的噩耗之后，立刻就疯了。

他背着那把时刻不离身的祖传潮尔，披头散发在荒野里狂奔，鞋跑丢了，赤裸的双足被蒺藜扎得血流不止。他时而呼喊，时而怒骂，时而号啕大哭，时而仰天大笑……他跌跌撞撞地来到鸿嘎鲁敖包渡口，面对滔滔激流长跪不起。

他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那么好的兄弟，才三十八岁，就生生地被官府要了命，这真是人间无日月，草原无青天哪！

他呼叫着：“嘎达兄弟，百姓离不开你！宝音不要你走！

“嘎达兄弟，你不要走，宝音给你说书听！呜……嘎达兄弟他走了，再也听不到我说的书了！

“嘎达兄弟，宝音知道你宁愿离开草原，不愿离开百姓，还想听宝音说书拉琴，你一定没有走远，你就回来吧！再让宝音看你一眼，再听宝音为你说一段书……

“嘎达兄弟，你就答应哥哥吧，回来吧！回来吧！”

嘎达梅林生前最喜欢听宝音说书，因此不顾身份的差别，先是当了宝音的书迷，继而与宝音成了莫逆之交。他的兵营里经常可以听到宝音的琴声和书声，宝音成了王府卫队里最受欢迎的人。

宝音想，听人说人死三天之内魂灵没有走远，此时我要是拉琴说书，也许他能听得到。于是他就从琴囊里取出潮尔，面对激流，正襟危坐，边拉边唱，仿佛老朋友嘎达梅林就在对面笑眯眯地聆听一样。

他唱的是嘎达梅林生前最爱听的《陶克陶胡传》，故事的主人公是郭尔罗斯前旗人，也是一位反对本旗王爷出荒卖地率领民众造反起义的英雄。松花江畔陶克陶胡起义仅仅过去二十年，辽河之滨嘎达梅林起义的烈焰又熊熊燃起。虽然，这两次起义都被军阀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抗争的火种却播撒在草原人民的心里，随时随地都将形成燎原之势。

古老的潮尔拉出悲壮而苍凉的旋律，伴着宝音嘶哑的歌声低回在泛起春潮的河面上。

心想在塔虎浩特安稳地生活，
富饶的草原上铺起了铁路，
生活在这里的蒙古人民，
眼含泪水逃向他处。

本想在郭尔罗斯安详地生活，

辽阔的草原上修起了铁路，
繁衍在这里的蒙古人民，
背井离乡逃往四处。

檀香不再散发芳香，
神佛失灵无人信仰，
自从王爷放垦草原，
开荒修路人民遭殃。

柏香不再香飘四方，
活佛喇嘛也无人奉养，
自从王爷放垦草原，
杀牛宰羊人民遭殃。

红冠子公鸡凌晨时啼叫，
是为了呼唤众人早早醒来。
反抗本旗王爷的陶克陶胡，
是为了郭尔罗斯百姓不受侮辱。

紫冠子公鸡天亮前啼叫，
是为了呼唤众人早早起来。
反抗本旗王爷的陶克陶胡，
是为了郭尔罗斯土地不受侵犯。

松花江的流水长又长，
郭尔罗斯的土地宽又广，
暴动起义的陶格陶胡，